

秦少游研究論叢

張平化

全國第三次秦少游學術研討會秘書處編
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序

史念海

宋词与唐诗后先媲美。说到宋代的词家，总是会提到秦少游的。秦少游和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出于苏东坡的门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在当时，他首先就是得到苏东坡的称道，苏东坡称道他有屈宋之才；接着还得到王安石的称道，王安石称道他清新似鲍谢。他的名篇钜制具见于传世的《淮海集》中。其实，远在《淮海集》结集之前，他的词篇就已到处为人歌唱，不仅盛行于淮楚之间，甚至一阙新作很快就传遍京师。据说他的那篇以“山抹微云”为首句的《满庭芳》，本是在会稽作的。后来他来到京师，曾经想到稍事修改，可是流传已遍，不可复改了。这样的到处为人所歌唱，其盛况应该是和柳永相仿佛了。当然，就词作而言，秦少游还是不屑于和柳永相提并论的。和秦少游同列于苏东坡门下的晁补之就曾经说过：“比来作者皆不及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为天生好语也”。像这样能为任何人都欣赏接受的词篇，怎么能不为人到处歌唱？

秦少游的词固然受到当时人的称道，就在后世，这样的称道并未稍有止息。张炎在他所著《词源》中说：“秦少游词体制雅淡，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魏庆之词话》也说：“少游小词奇丽，咏歌之，想见其神情在绛阙道山之间”。这些都是就秦少游全部词篇来说的。至于就一些篇章字句立论的，那就更多了。杨湜《古今词话》说：“少游《画堂春》‘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之句，善于状景物。至于‘香篆暗销鸾凤，画屏萦绕潇湘’二句，便含蓄无限

思量意思，此其有感而作也。”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里说：“秦少游《八六子》词云：‘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语句清峭，为名流推激。”就是到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还说：“少游词境最为凄惋，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梁启超在《饮冰室评词》中也说：“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为奇语。”象这样的称道，还可再举许多，看来一时是难于备举的。然而最受称道的应是：“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据说苏东坡绝爱这两句，自书于扇，并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也有人说，这两句不如“杜鹃声里斜阳暮”尤堪肠断。不过从少游的身世和际遇来说，郴江是难于稍离郴山，而流下潇湘去的。

明人王世贞撰《书苑卮言》说：“少游词胜书，书胜文，文胜诗。”少游的词最有名于当世，这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但是文也是受人称道的。《宋史》本传就说他“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陈善《扪虱新话》说：“吕居仁尝言少游从东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学西汉。以余观之，少游文格似正，所进策论，颇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东坡，不觉望洋兴叹，然亦自成一家。”撰文论世，不能强求各人文尽能相同。所谓“自成一家”之言，应是公论，因为少游的文章也是有名于世的。

陈善所说的少游“所进策论，颇若刻露，不甚含蓄。”其实由少游所进的策论，正可看出他的抱负。秦少游生当北宋衰弱之际，契丹及西夏环伺西北两方，边衅时有所闻，无论在坛坫之间，还是疆场之上，宋人都难得摆脱威胁。秦少游目睹这样的困境，忧国忧民，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各种策略，于革新政治，富国强兵之外，还特别注重边防。他认为西北两方，防御夏国尤为重要。他指出：契丹“自景德结好之后，虽有余孽，金帛

绵絮他物之赂，而一岁不过七十余万。西边自熙宁犯境以来，虽绝夏人赐予，熙河、兰会转输飞挽之费。一岁至四百余万。北边岁赂七十余万，而兵寝士休，累世无犬吠之警；西边岁费四百余万，而羌虏数入，逆执事如雁行，将士被介胄而卧。以此言之，北边之患，孰与西边之患重乎？”秦少游言边事，不仅基于爱国的心情，而且也由于他对于兵事有一定的修养。《宋史》本传说他“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正因为这样，他在说明了灵武、兰会形势后，接着遂陈攻守的策略。这在《淮海集》中三篇《边防》大文内，都有详赡的陈述。可是当时的王朝孱弱已甚，他的陈述是难得导致若何的作用的。不过从这些《进策》中可以看到，秦少游不只是为了当时后世称道的词家，还应是有宏伟抱负的爱国者。

可是秦少游的身世，却是生不逢辰，命运多乖。他在当时的王朝政府中，仅任职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迁为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这些头衔显示他并非据有高位。就是这样的偏低的官职，还被卷入当时的所谓党争之中，因而他就以党籍被贬逐在外。其初还是贬为杭州通判，不久又贬监处州酒税，接着削秩徙郴州，又编管横州，徙于雷州。后得放还，在北归的道路上，歿于藤州。这样富有才华的词家，而又具有满腔热血的爱国者，是会受到当时后世所尊敬的。他的不幸的身世，坎坷的经历，也同样会受到当时后世所悼念的。近年来，秦少游学术讨论会的连续举行，正是出之于这样的念慕的心情。这样的讨论会最初举行于高邮，那还是秦少游的故里，接着在横县和郴州举行。横县（宋时的横州）和郴州都是秦少游贬黜的地方，和高邮是完全不相同的。

现在横县和郴州由于经济发展都已成为一方的都会，但远在七八百年前，却并不是如此。如果当时的横州和郴州真的就

和现在的横县、郴州一样，那些和秦少游为难的人也不会让他来到象现在这样的一都之会的地方来享清福的。应该说，在那时象这样的地方都被视为蛮荒之地，所以就把他削秩贬黜到这些蛮荒的所在。在那时被贬的人，过岭应是最严厉的处分。所谓过岭几乎就是说，发配到远恶的军州，实际上就是去到五岭之南了。郴州还在五岭北麓。秦少游在郴州还只是被削秩，去到横州就是编管了。

和秦少游同为苏门四学士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和张耒。这几位学士都经历过一番坎坷，应该都与当时的党禁有关。黄庭坚就也被羁管于宜州。宜州今为广西僮族自治区宜山县，只是较横州略偏北一点。就在秦少游编管于横州及其以后徙于雷州时，苏东坡也被贬在琼州。琼州为今海南省琼山县，和雷州是一海之隔。应该说，都是近于天涯海角。

自来论秦少游的人，多谓他的词是清新婉丽，这样的评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经过若干坎坷，辗转过岭，就和以前多有改变。这时他的词已经高古严重，自成一家了。其实在行将过岭时，就已经显得和以前有所不同。在郴州所作的《踏莎行》，就可以作为说明。这首词的结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早已为苏东坡所赏识。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后来有的人说，前半阙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还要较胜一些。这当然只属于个人体会的差异了。如果真的到了写这首词的地方，可能就有更深的感受。郴山是那样的庄重，缓缓的郴江绕来绕去，仿佛就是离不开郴山似的。

今年深秋，许多念慕秦少游的人，聚集在郴山之下，郴江之滨，以其钻研所得，共伸念慕之情。会后编成文集，以志不忘，且将使知秦少游的人共同怀念。这样的怀念是不会稍有止息的。

愿郴山长青，愿郴江永绕郴山！

目 录

序.....	史念海 (1)
毛泽东、陶铸与郴州“三绝碑”	
——访原中共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纪实	
.....	廖文春 唐洪增 (1)
论秦观及其淮海词.....	张 璋 (7)
山抹微云秦学士.....	徐培均 (16)
东坡不满淮海辞辨.....	肖延恕 (23)
浅说“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	刘映华 (34)
论善化前人隽语的淮海词.....	吴亚卿 (41)
秦观《阮郎归》四首的思想基调试解.....	梅大圣 (46)
郴州摩崖秦少游《踏莎行》词散议.....	王邦建 (53)
读秦少游的《春雨》诗有感.....	刘飘然 (67)
苏东坡为何特别赞赏秦词《踏莎行·郴州旅舍》	
.....	谷敏庭 (70)
淮海诗浅述.....	陶建雄 (78)
忧国忧民 匡济天下	
——《秦淮海策论译注》序	秦子卿 (82)
关于秦少游的《策》	陈士洪 (94)
至公为心 远见卓识	
——从差免二法之争看秦少游的理财思想	

.....	陈日荣	乐昌铎	(106)
略论秦观的任贤思想	赵秉文	阎宜德	(115)
辨邪正 用贤人			
——论秦观《朋党》策	李曙初		(119)
心在忧国 志存匡济			
(1) ——从策论看秦观的爱国精神	马良信		(122)
晚生常恨不从公			
——浅谈陆游在几首诗中对秦少游的景仰与怀念			
(1)	戴盟		(133)
《淮海词》的爱国精神	史念海	曹尔琴	(138)
秦少游悲剧的感情贯串线	李沥青		(147)
伤心人的伤心怀抱			
(85) ——秦观诗词中的愁情怨绪	金五德		(157)
人生异趣各有求			
(18) ——苏东坡秦少游人格、风格比较谈			
(11)	李文钟	林从龙	(165)
李清照、秦少游心理特质成因与新弗洛伊德主义			
(83)	李娜		(174)
郴、横两州人民的怀念	黎之江		(181)
秦少游“踏莎行·郴州旅舍”英译	赵甄陶		(187)
诗 词			(189)
编后记			(204)

毛泽东、陶铸与郴州“三绝碑”

——访原中共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纪实

廖文春 唐洪增

湖南郴州的苏仙岭，“洞接桃源，桥横柳渡”俨然仙境，史有“天下第十八福地”与“湘南胜地”之称。它之所以吸引古今中外的游客，还因为有着“山高常见雾，树密不知晴”的山景。郴江环绕，又曾被唐代大文学家、大诗人韩愈赞为“山作剑攒江泻镜”。同时，还有着使景色增辉的苏仙传说和名人题咏。汉代苏仙的传说，见于葛洪的《神仙传》，后蒲松龄改写，收入《聊斋志异》。白鹿洞（原名桃花洞）上方，桃花溪水傍的石壁上，刻着“秦观词、苏轼语、米芾书”的三绝碑真迹更是脍炙人口，传诵古今。

1960年3月，毛泽东同志来湖南，在接见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时，盛赞秦观和《踏莎行·郴州旅舍》。五年后，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因检查社教工作来到郴州，曾上苏仙岭参观“三绝碑”，有感于秦观遭遇之不幸，乃反其意而作《踏莎行》一阙。此二事传闻多讹，报刊登载的文章，个别地方也与史实有出入。为了求实存真，以免以讹传讹，笔者趁要向湖南省建委报送苏仙岭风景区资料的机会，与郴州市规划办刘礼堂同志，于1979年专程去长沙，拜访了当年受毛主席接见的，原中共郴州地委书记、后调任省农业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陈洪新同志。访问的时间是1979年5月26日下午晚饭后，地点在原省农业厅厅长办公室。现根

据当时的原始记录，与1979年6月20日向领导汇报的文稿，重撰此文，并如实叙述陈洪新同志的谈话如下：

我1957年到郴州地委工作，1960年毛主席来湖南视察，找我谈过话。谈话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有些原话还记得很清楚。我先讲讲接见时的过程和我谈话的具体内容，然后再讲陶铸同志来郴州视察写《踏莎行》词的情况。

1960年3月12日至27日，省委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我先期参加了预备会议。毛泽东同志来湖南视察之前，通知了省委，省委事先向我们打过招呼，要大家作好准备。3月12日下午三点多钟，省委通知，要各地、市、自治州的书记，坐省委的汽车去向毛主席汇报。在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书记于明涛的率领下，我们一共去了十一人。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停在大托铺飞机场旁边的铁路叉道上。我们的汽车开到了接见车厢的旁边。下车后，张平化、于明涛同志领着我们走进了毛泽东同志在列车上办公的车厢。里面布置像一个小会议室。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满面笑容，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他的随行人员在一边给我们照像。主席在车厢的东面坐下后，平化同志坐在他的旁边，我坐在他的对面。首先平化同志简要地汇报了全省的工作情况，没讲几句话，毛主席就向我们一个一个的问情况。他的秘书没有参加，需要记的，毛主席自己记在一叠白纸上。谈话中他边问、边听、边插话、边记录，从下午四时开始，持续到晚上八时，整整四个钟头。开始大家的心情还有些紧张，经过主席问每一个人：你叫什么名字？是哪几个字？多大年岁？什么时候到那里去工作的？工作顺心不顺心？等等。才消除了紧张的心态。七点左右，平化同志恐主席疲劳过度，对毛主席说：“省委准备了晚餐，是否吃了晚饭再向您汇报？”主席没表态，继

续听汇报。快到晚上八点，平化同志再次提出，毛主席未回答。到了八点整，毛主席突然宣布：现在开饭。饭菜马上送来了。我们和毛主席共进晚餐，大家感到非常幸福和愉快。饭后，毛主席到隔壁车厢休息。晚上，省委准备了湖南地方戏，平化同志留下陪主席同去，我们先到省委小礼堂迎候。

在向毛主席汇报中，轮到我时，张平化同志指着我对主席说：“他就是郴州地委的。”毛主席微笑着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陈洪新。他又问我是哪几个字？我说陈是耳东陈，洪是三点水加一个共字，新是新旧的新。他又问我多大年纪？我说今年41岁。还问我什么时候到郴州去的？郴州有个“三绝碑”你去看过没有？我回答说，我是1957年去的，这里旱灾严重，生产落后，我这两三年主要精力在抓农村工作，“三绝碑”我还没有去看过。主席又问，你对郴州这个地方满意不满意？习惯不习惯？在我一一回答后，毛泽东同志便向我们讲了郴州苏仙岭“三绝碑”的历史故事。

毛泽东同志说：古时候，郴州这个地方，是蛮荒之地，很荒凉，鞭长莫及，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宋朝有个秦少游，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经苏轼的推荐，应召进京，当过秘书省正字和国史编修官。后来，因为新旧党争的牵连，屡遭贬谪，最后削去官职，于绍圣三年，安置郴州当老百姓。秦少游因为怀才不遇，含冤被贬，很不满意，满腹牢骚，但是，又没有地方去讲，后来他就写了一首词，叫《踏莎行》。这首词写得很好，写出了他被削职后，那种凄楚难言的隐衷，把那些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中，有才华有抱负的爱国知识分子，报国无门，不堪排挤打击的情怀，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很有名。接着毛泽东同志就琅琅有韵地背诵给我们听。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知何处。可堪孤馆闭春

寒，杜鹃声里残阳树。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①

毛泽东同志接着又说：这首词在文学艺术上是很有价值的。苏东坡很喜欢，特别喜欢最后两句：“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把它写在扇子上，天天看它读它。秦少游死后，苏东坡非常悲痛，在扇面秦词的后面，写下“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的跋语。后来由著名的书法家米芾，把秦词、苏跋书写下来，传到了郴州。郴州人为了纪念秦少游，把秦词、苏跋、米笔刻在碑上，史称三绝碑。秦观死后166年，南宋有个名叫邹恭的来郴州当知军，再把原碑拓片，转刻在苏仙岭白鹿洞的大石壁上，这就是今天能看到的“三绝碑”。这块碑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是我们国家在文学艺术上的瑰宝，要很好加以保护。晚上看戏前，毛主席又讲到“三绝碑”的历史价值，并很慈祥地问我：你在郴州工作怎么样？有没有不称心不满意的地方？现在的条件比起秦观时代，大不相同了，应该好好工作啊！毛主席讲完后，我向他表示了决心，回去后一定要和郴州人民一道，尽快改变郴州的落后面貌，把郴州建设得更好。毛主席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才坐下来和我们一道看戏。

毛泽东同志向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主要是教育我，要安心在郴州工作，并且要努力去做好工作，不要怕条件差，不要怕艰苦的环境，要紧密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和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去改变郴州的面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两次谈话，虽然时间不长，话语不多，对我和在场的同志，却教育很深，鼓舞很大。第二天，我就向郴州参加省党代会的同志作了传达，大家也深受教育和鼓舞。同时我还给留在机关的地委领导挂了电话，作了简要传达。1960年3月27日省党代会闭幕后，我回到郴州的当天，先向地委常委传达，同时找来了文化局的同志问

了问情况。第二天我领着地常委全体同志，到“三绝碑”看了现场。大家都觉得过去没有过问这个事情，经毛主席这次一提，大家才了解“三绝碑”是八百多年以前，留下来的珍贵文物。毛主席那么重视，我们更应加以重视和保护。经过地常委研究，马上拨款修了护碑亭，亭上匾额三字，是我请王实副书记写的。

下面我讲讲陶铸同志写《踏莎行》词的经过。

陶铸同志是一个富有坚贞风格和伟大情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我们党内一个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很有名望的才子，是文采风流的诗人。他在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时，两次来郴州视察工作。第二次来郴州，是1965年3月27日，与当时的中南局秘书长雍文涛、中南局经委主任李一清同志，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第二书记王延春的陪同下，来郴州检查第一期社教试点，住了两晚。到达郴州的当晚，我除了向陶铸同志一行汇报工作外，同时还汇报了1960年3月，毛主席和我的两次谈话都讲到了“三绝碑”。这引起了陶铸同志的极大兴趣，次日早饭后就上了苏仙岭。其时正是山花烂漫，杜鹃盛开，山下地委机关农场大片果树林的桃花、梨花开得最漂亮，确实是春光明媚，绿漫田畴。这天来到三绝碑，陶铸同志的兴致特别高，一字一句吟诵秦观的《踏莎行》词，不时发出感叹和议论。对如何具体规划建设好苏仙岭公园，他提出一定要有地方特色，要把苏仙岭的规划建设，形成一个头戴帽（保护管理好山顶现有貌如仙冠的大片混交阔叶林），腰结带（山腰要全垦更新，遍植四季常青的杉木林，形似仙人腰带），脚穿靴（保留山下郴江河岸地委机关农场的大片果木林，宛若仙人花鞋）的独特景观。当天晚上，陶铸同志不顾一天的劳累，欣然命笔，依其韵反其意，挥笔作了这首催人奋进的《踏莎行》，词：

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何似人间处？不须惆怅怨春

寒，万人欢唱朝阳树。桥跃飞虹，渠飘练素，英雄

此际无重数。郴江虽仍绕郴山，流向稻香长不去！

这首词写好后，当晚就征求了雍文涛同志的意见，雍说很好。次日清晨，又把我和平化、延春等同志找去征求意见，大家读后，一致赞赏写得很好。认为格调高雅，词情刚健，是对郴州欣欣向荣景象的真实写照。随后，我们决定将词刻碑。

我后来得知，陶铸同志这首词的初稿，还多方征询过修改意见，自己又经过反复推敲，认真作了修改，方作为最后定稿，《羊城晚报》和《诗刊》相继全文发表。中共郴州市委、镇人委1966年3月底将词文镌刻于碑，置于三绝碑护碑亭内。这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陶铸同志那首《踏莎行》词：

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今在寻常处。英雄便是活神

仙，高歌唱出花千树。桥跃飞虹，渠飘束素，山川

新意无重数。郴江北向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

可惜这首《踏莎行》词的原碑，已在文化革命中被砸烂了。现在护碑亭里这块词碑是1980年重修补刻的。我们后来还遵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发动郴州地、市的机关干部和职工居民，义务全垦了苏仙岭从山腰到山脚的大片林地，种上了杉木林，实现了他提出的“腰结带”的规划思想。

注：

① 郴州白鹿洞摩崖石刻《踏莎行·郴州旅舍》与流行版本有歧异

1990年9月18日初稿 1991年2月9日

根据陈洪新同志来信提示修正

1991年12月7日张平化同志审阅定稿

论秦观及其淮海词

张璋

秦观以一代才人著称于世。他诗、词、文皆工，而以词的成就最高。他同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四人都崇拜苏轼，人称“苏门四学士”。在这四人中，苏尤赏识秦观。秦观在政治上是坚决追随苏轼的，在当时剧烈的党派斗争中，他同苏轼一样，是趋于保守而近乎中立的。他一生仕途不畅，后半生屡遭贬谪，这与苏氏有直接牵连，其遭遇亦与苏氏相似。但就文学而论，他虽出自苏门，其词风却与苏氏迥异。苏轼高举改革大旗，开拓词学新的境界，创立新的词风，“气象恢弘”（明人徐师曾语），成为“豪放派”的鼻祖；而秦观则继承和发展“词为艳科”的传统，吸收众家之长，“专主情致”（宋人李清照语），成为“婉约派”的正宗。

秦观，字太虚，后改为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省）人。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出生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祖父曾在南康做官，叔父秦定做过会稽尉、江南东路转运判官、知濠州。秦观十五岁父亡，与母戚氏随祖父、叔父生活。十九岁与同邑徐成甫的长女徐文美结为伉俪。他处于聚族四十口、薄田百亩的大家庭中，家境并不富裕，常借他人书籍阅读。

秦观从小攻读诗文，才华出众，但熙宁、元丰间却屡试不第。三十岁前后，曾到历阳（今安徽和县）、徐州（今属江苏省）、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地，省亲访友，探古揽胜，过了一

段漫游生活。当时他对海内文士，最敬仰苏轼，于熙宁七年（观二十六岁），拜谒于彭城，结为忘年交。苏轼治好徐州水患，修筑黄楼，秦作《黄楼赋》，苏阅后，称其“有屈、宋才”。（见《宋史·秦观传》）元丰二年（观三十一岁），他去会稽探望祖父、叔父，适逢苏徙知湖州，遂与偕行，游无锡，经松江，至吴兴，遍览江南名胜，酬倡相得，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后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坐乌台诗案，下诏狱，贬黄州；秦观闻讯，亲至吴兴探询并致书黄州，遂同苏轼结下了生死之交。元丰七年（观三十六岁），苏轼由黄州授汝州团练副使，过金陵见王安石，向王推荐秦观；王看了秦的诗文，极为赞许，誉其“清新婉丽，鲍谢似之。”（见王安石《回苏子瞻简》）但未获官职。秦观二十年左右的奔波，仕途未进，锐气大减，不仅少年豪气已失，连交游之趣亦衰，“杜门却扫，日以文史自娱。”（见秦观《与李乐天简》）并因敬仰马少游之为人，遂改字为少游。

元丰八年（观三十七岁），秦观意外地考中进士，除定海（今浙江定海县）主簿，未赴任，授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教授。当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翌年改元元祐，不久王安石病故。哲宗年幼，高太后摄政，废除新法，司马光、苏轼等旧党人物当权。元祐二年（观三十九岁），苏轼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但因旧党中有洛、蜀两派（洛派以二程为首，蜀派以二苏为首）之争，不幸为忌者所中，只得引疾回蔡州。直至元祐五年（观四十二岁），他才再次进京，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黄本书籍。元祐六年（观四十三岁），由博士命为秘书省正字。但遭到洛派贾易的攻击，以行为不检，罢去正字，仍校黄本书籍。元祐八年（观本四十五岁），秦观再次升为正字。同年迁国史院编修，授宣德郎，参与修《神宗实录》。进而洛派董敦逸、黄庆基又进状劾苏氏兄弟“援引党羽，分布权要”，事涉张耒、晁补之、秦

观，诋观“素号狷薄”。可是这场争吵尚未平息，高太后亡故，哲宗亲政，新党重新上台，苏轼、秦观受到更沉重的打击。

绍圣元年（观四十六岁），苏轼被贬惠州，再贬琼州。秦观先被改为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未几，御史刘拯诋秦观、黄庭坚等重修《神宗实录》，以窜易增删、诬毁先圣为名，于途中改贬处州（今浙江丽水县西），任监酒税之微职。绍圣三年（观四十八岁），又以写佛书被罪，贬至郴州（今湖南郴县）。绍圣四年（观四十九岁），又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元符二年（观五十一岁），又自横州徙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海康县），愈谪愈远。元符三年（观五十二岁），他在雷州预感到将客死异乡，遂自作挽诗：“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不料，同年五月，继位不久的徽宗令赦谪臣北归，苏轼自海南移廉州（今广西合浦县），途经雷州，与秦观相会。不久，秦观亦启程北上，八月抵藤州（今广西藤县），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光化亭饮酒中，突然病发，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二岁。苏轼于归途中闻耗，悲痛已极，叹曰：“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见苏轼《与李之仪书》）次年，苏轼亦卒于常州。

从上述秦观的生平看，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求仕不进的苦闷时期。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苏轼，依附苏党，决定了他一生的前途及政治命运。二是仕宦时期。他从三十七岁到四十六岁，过了将近十年的官场生活；在这十年中，他饱尝了剧烈党派斗争中的诽谤、排斥的痛苦。三是贬谪时期。随着旧党的失势，苏轼的被贬谪，他也一贬再贬，政治上屡遭打击，生活上贫病交加，忧郁伤怀，终于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秦观一生的道路是坎坷的。他曾对当时的时政写过一些策

论，但政治上的抱负始终未能实现。他在文学上是有成就的，主要的成就在词。陈师道说：“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见《后山诗话》）彭孙遹补充说：“词家每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不及秦远甚。”（见《金粟词话》）刘熙载说：“少游词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见《艺概》）陈廷焯说：“后人动称秦、柳，柳之视秦，为之奴隶而不足者，何可相提并论哉？”（见《白雨斋词话》）蔡伯世说：“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少游一人而已。”（沈雄《古今词话》引）对秦观的这些评价，虽多属过誉之辞，不完全恰当，但亦可以看出秦观在北宋词坛上的地位。

秦观词，在风格上雅俗并举，以雅为主，他的成功之作，多属雅词。在体制上，长调、小令俱佳。在题材上，他仍以“艳科”为主，多写男女恋情，同时也写了一部分羁旅行役和怀古纪胜之作。

秦观所写男女恋情的离愁别绪之作，约占全部词的一半左右，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满庭芳》：“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倖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染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他的这首词，当时就流传很广，酒楼歌馆，传唱尤多。所以有“山抹微云秦学士”之称。特别是“‘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见《诗人玉屑》晁无咎评）

他还通过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逢的故事，写了首《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